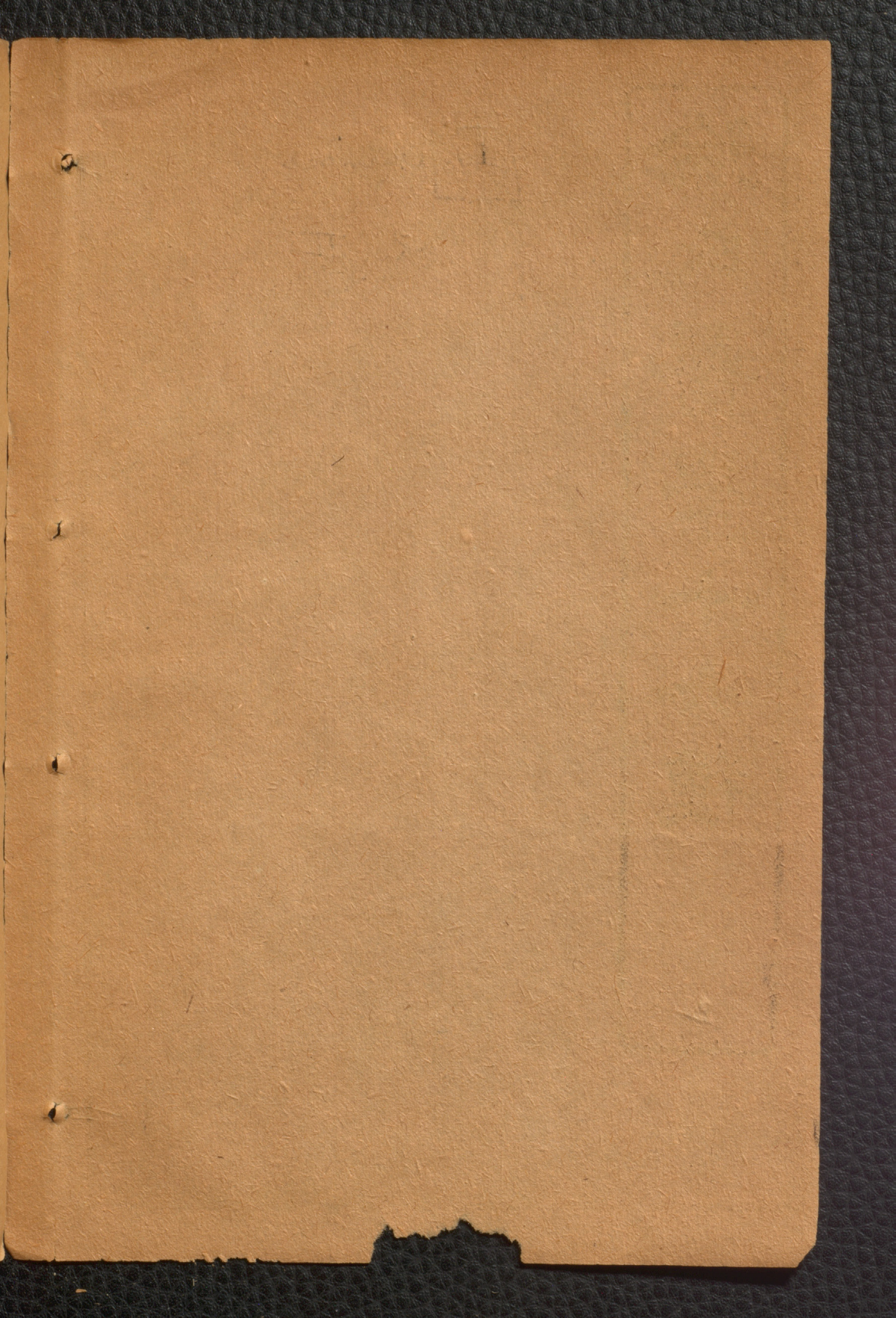
徐氏醫學十六種

2



自敘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況乎不可治者又非使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經絡臟腑氣血骨脉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於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猶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人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為衣服口食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惄然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醫學源流論卷上目錄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旣而長旣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夭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卻笑以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旣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新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耶

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託邪於外若邪盛為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為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

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為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為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預為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為

心之病。洩瀉臌脹為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著。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專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為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尚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為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為獨治某

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盈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强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寔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强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暈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為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强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强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為臟

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覩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為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躁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為相火。似為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即能決其生死何其近于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為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為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為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

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脉之從違病之與脉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脉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脉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于真臟之脉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脉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茍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葢脉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經絡而脉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于脉者或有沈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脉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脉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脉無不可見何能診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脉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為可憑而脉亦有時不足憑以脉為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症脉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脉而後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脉中不見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為症所誤必為脈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脈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脉者雖症極險而脉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脉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脉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脉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脉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脉驟變百無一生此又

宜從症不從脉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脉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數，肺屬金，數為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尅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脉，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脉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脉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于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為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於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脉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脉；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為邪所閉，脉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脉。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為脉症所惑。否則徒執一己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脉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

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為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寒感熱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臌膈論

臌膈同為極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臌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臌之為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臌脝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尅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即治法也。後世治臌之方。亦多見效。惟臌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脘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竅。又為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即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臟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

秋。秋得病者。死于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膈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芤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己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為病所惑者。幾希矣。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為害非輕。能熟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彷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瘧病變痢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于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于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于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于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濇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為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即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為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為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為瘧。此乃瘧之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嗽逆便閉。則又為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為一病。痢又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蟲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為寒。其腹痛又為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為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為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真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耆五味收澀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如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為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症約略治之自能向愈況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即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為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為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

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為動如油入麪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於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臟腑者病與人俱盡者為多病在經絡骨脉者病與人俱存者為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微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於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塞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譴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為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為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為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

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牀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憒憒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譴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顧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姜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于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況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係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

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為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血即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血一止。則周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為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為五臟之華蓋。經云。穀氣入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是則臟腑皆取精於肺。肺病則不能輸精於臟腑。一年而臟腑皆枯。三年而臟腑竭矣。故咳嗽為真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於調攝。延至三年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即愈。此乃百中難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半產之故非一端。由於虛滑者。十之一二。由於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為主。又血之生。必由於脾胃。經云。榮衛之道。納穀為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專以參耆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

衰而血益少矣至於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於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澀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於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為主蓋血足則諸症自退也至於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脈嬌脆健婦不以為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脈斷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為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藥論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藥者如黃疸之類是也黃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輕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蓋疸之重者其脇中有囊以裹黃水其囊並無出路藥祇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藥非補邪即傷正故反有害若輕病則囊尚未成服藥有效至囊成之後則百無一效必須用輕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傳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飲之病亦有囊常藥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瘧等疾得藥之益者甚少受藥誤者甚多如無至穩必效之方不過以身試藥則寧以不服藥為中醫矣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

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玆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沉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為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託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

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為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脈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為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為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逮矣

單方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內外之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為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為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窮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泄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台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眾更有修煉熱藥長慾導淫名為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湖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令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劑也桂枝芍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為一劑在今只一兩八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分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況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為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乾小至附子則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証今人每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二三兩矣更有熟地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古末藥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聞古方增重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元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況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其動成笑柄也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痱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

或屢換庸醫徧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為可愈小劇又以為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為害此其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厲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為戒而易其術也

藥石性同用異論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註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薑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也

刦劑論

世有好醫利人之財取效於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刦劑刦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效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

過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為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為醫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論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於宋之雷斆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為製或以相資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於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即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尚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為可從耳

人參論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為物氣盛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

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為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即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即使明知其誤然以為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即使用藥不誤病實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為冠冕或以用人參為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於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為不慈在子為不孝在夫婦昆弟為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即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於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為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於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

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為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衆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衆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尅期不愆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執方治病論

古人用藥立方先陳列病症然後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則有加減之法附於方後可知方中之藥必與所現之症纖悉皆合無一味虛設乃用此方毫無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異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現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則其藥皆不對症矣并有病名雖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則其中盡屬相反之藥矣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症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於古方而害益大矣

湯藥不足盡病論

內經治病之法。針灸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腑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等法。即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為實而可據也。況即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盪也。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豫備以待一時急用。視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季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註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

實非此藥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爲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與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於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僞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

之陰同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蟲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蟲赤小豆之消膚腫棗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即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為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專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當廣集奇方深明藥理然後奇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即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為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況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踈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為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乎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

之劑欲驅風寒出之於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營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營氣反為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於心也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即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偽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即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為主餘者皆用丸散為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儻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為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為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於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榮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為一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點溻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

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令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即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為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乩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呂純陽或托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既誠心於求治則必又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

熱藥誤人最烈論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即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即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於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之藥以為此方之功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為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臟腑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

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為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為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為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於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即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於醫殺之也。

薄貼論

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裏。治表者。如呼膿去腐。止痛生肌。并摭風護肉之類。其膏宜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裏者。或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痰痞。或壯筋骨。其方甚多。藥亦隨病加減。其膏宜重厚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蓋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流行於經絡臟腑者。必服藥乃能驅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為良。但製膏之法。取藥必真。心志必誠。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於敷熨吊溻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禀各異。

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略為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為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為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薑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為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於近日之時醫。好為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於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醫學源流論卷上終

醫學源流論下卷目錄

治法

書論 附科

古今

醫學源流論卷下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為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為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為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也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為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于脈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脈不應亦如之若脈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脈之一法也至于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為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火氣承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

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于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醫道通治道論

治身猶治天下也天下之亂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災是也由乎人者如歷代季世之變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後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虛弱柔脆是也由乎後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養與服大藥不能免於夭折猶之天生之亂非大聖大賢不能平也後天之病乃風寒暑溼燥火之疾所謂外患也喜怒憂思悲驚恐之害所謂內憂也治外患者以攻勝四郊不靖而選將出師速驅除之可也臨辟雍而講禮樂則敵在門矣故邪氣未盡而輕用補者使邪氣內入而亡治內傷者以養勝綱紀不正而崇儒講道徐化導之可也若任刑罰而嚴誅戮則禍益深矣故正氣不足而輕用攻者使其正氣消盡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無玩民故刑罰不廢則補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矣故補中之攻不可過也征誅之年亦修內政故教養不弛則攻中之補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則養寇矣故攻中之補不可誤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為之則事不墮天下小事以一人從容處之則事不擾患大病以大藥制之則病氣無餘患小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然而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疏密有數純而不雜整而不亂所用之藥各得其性則器使之道所處之方各得其理則調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誰謂良醫之法不可通於良相也

五方異治論

人禀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于疏洩。宜用疏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蘊于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為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于亡陽。又當用辛溫為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為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黑點記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病隨國運論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脾胃。用剛燥扶陽之藥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專。膏澤不下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為主。至我 本朝。運當極隆之會。 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于上之明徵也。又冠飾朱纓。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為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數十年前。雲間老醫知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投溫補之人。應手奇效。此實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并執寧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陰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覩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于託言祖述東垣。用蒼朮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

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為醫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為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為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于服藥而苦于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為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竪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終始篇云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嗌乾取足少陰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營輸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營五者為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内經云吸則内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為瀉呼盡内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為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内而徐出不按其痏為瀉隨其經氣徐内而疾出即按其痏為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為瀉搓入為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即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壓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内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鈹凡瘧疾

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寫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九變者輸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巨刺焠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鑱針員針鍉針鋒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又云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況乎全與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㽷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氾脾土脾土衰則徧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經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

水泛溢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欲使飲食異居則水不從食以至于脾上受濕之處也）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即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藏府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為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于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澈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藏府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于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于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

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為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即脹滿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散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諸症中擇最甚者為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為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為風火所爍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為風火所熬又復為燥藥所爍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為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脣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

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逆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溼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況治溼邪之法亦以淡滲為主如豬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溼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証亦先以發表為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后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于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為宜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為當然也秋冬之時過煖尚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為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臥近竈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亡

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傷風難治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於肺肺為嬌藏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爍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澀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為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証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荊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榮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蔞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支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症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薑之類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既見血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即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攻補寒熱同用論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症實如弱體之人冒風傷食之類或人實而症虛如強壯之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本不虛而邪深難出又有人已極虛而外邪尚伏種種不同若純用補則邪氣益固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補同用之法疑之者曰兩藥異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不如勿服若或兩藥不相制分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慮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者必攻強補者必補

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參同用大黃自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參自能充益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湯瘧之寒熱往來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宮無主故寒熱無定於是用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參以健中宮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胆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氣自旺二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衛以祛風白芍走榮以止汗亦各歸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之說細求之自無不得矣凡寒熱兼用之法亦同此義故天下無難治之症後世醫者不明此理藥惟一途若遇病情稍異非顧此失彼即游移浮泛無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於古人製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補寒熱雜亂不倫是又殺人之術也

臨病人問所便論

病者之愛惡苦樂即病情虛實寒熱之徵醫者望色切脈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處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賴醫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為醫者言之則醫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對症施治反執己之偏見強制病人未有不誤人者如傷寒論中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則傷寒內中風之症未嘗禁其食也乃醫者見為傷寒之症斷不許食凡屬感症皆不許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虛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餓而死者又傷寒論云欲飲水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得水則解未嘗禁冷水也乃醫家凡遇欲冷飲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斷絕不與至煩渴而死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蓋病者之性情氣體有能受溫熱者有能受寒涼者有不受補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強而從我意見況醫者之意見亦各人不同於是治病之法無一中肯者矣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蓋病人之所

便即病情真實之所在如身大熱而反欲熱飲則假熱而真寒也身寒戰而反欲寒飲是假寒而真熱也以此類推百不失一而世之醫者偏欲與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與病相害者則醫者宜開導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則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溼病則酒宜忌之類此則不可縱欲以益其疾若與病症無碍而病人之所喜則從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內經辨症之精義也

治病不必顧忌論

凡病人或體虛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有一藥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則其藥當至于病所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病之處以為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強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明則仍用硝黃下藥邪去而精氣自復如或懷姙之婦忽患癥瘕必用桃仁大黃以下其瘀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兼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女勞復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溫補惟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病之處亦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醫者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症用藥者皆視病不明辨症不的審方不真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天下有治法不誤而始終無效者此乃病氣深痼非泛然之方藥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榮衛之間即使病勢極重而所感之位甚淺邪氣易出至于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勞怯痞隔風痺痿厥之類其感非一日

其邪在藏府筋骨。如油之入麪。與正氣相併。病家不知。屢易醫家。醫者見其不效。雜藥亂投。病日深而元氣日敗。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尋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書者。如風痺大症之類。前錄古方數首。後附以通治之方數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豈有愈期。必當偏考此病之種類。與夫致病之根源。及變遷之情狀。并詢其歷來服藥之誤否。然後廣求古今以來治此症之方。選擇其內外種種治法。次第施之。又時時消息其效否。而神明變通之。則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執數首通治之方。屢試不效。其計遂窮。未有不誤者也。故治大症。必學問深博。心思精敏。又專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極重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誤治。忽遇對症之藥。自然應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之法。自當欲其速愈。世之論者。皆以為治早而藥中病。則愈速。治緩而藥不中病。則愈遲。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論治之遲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內經藏氣法時論云。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傷寒論云。發于陽者。七日愈。發于陰者。六日愈。又云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靜養調攝以待之。不可亂投藥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劑以希功。即使不誤。藥力勝而元氣反傷。更或有不對症之藥。不惟無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況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漸復。精神豈有驟長之理。至於外科則起發成膿。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誤。固有遷延生變者。若欲強之有速效。則如揠苗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病家醫家。皆不知之。醫者投藥不效。自疑為未當。又以別方試之。不知前方實無所害。特時未至耳。乃反誤試諸藥。愈換而病愈重。病家以醫者久而不效。更換他醫。他醫偏閱前方。知其不效。亦復更換他藥。愈治愈遠。由是斷斷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

責為醫者豈可不知而輕以人嘗試乎若醫者審知之而病家必責我以近效則當明告之故決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醫者另立良方則以和平輕淡之藥姑以應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則力辭之斷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誤人如此則病家一時或反怨謗以後其言果驗則亦知我識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憒憒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不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于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病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為功其或無效或至于死亦諉于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為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于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為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為庸醫之所誤而有所益也

防微論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

鬪而鑄兵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見之後則已入臟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入風寒既淺氣血藏府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於邪氣深入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碍正欲扶正則助邪即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極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往往難治非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既病之後不能如在家之安適而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為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所當深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體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論

凡一病必有數症。有病同症異者。有症同病異者。有症與病相因者。有症與病不相因者。蓋合之則曰病分之則曰症。古方以一藥治一症合數症而成病即合數藥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藥治幾症者有合幾藥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藥亦異變化無窮。其淺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黃連半夏不寐用棗仁茯神之類人皆知之。至於零雜之症如內經所載喘呃噫語吞欠嚏嘔笑泣目瞑嗌乾心懸善恐涎下涕出齧脣齧舌善忘善怒喜握多夢嘔酸魄汗等症不可勝計。或由司天運氣或由藏府生尅或由邪氣傳變內經言之最詳。後之醫者病之總名亦不能知安能於一病之中辨明眾症之淵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備細言之而彼實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藥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應命並有用相反之藥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無門可告也。學醫者當熟讀內經每症究其緣由詳其情狀辨其異同審其真偽然後徧考方書本草詳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應手輒愈不知者以為神奇其實古聖皆有成法也

補藥可通融論

古人病愈之後即令食五穀以養之則元氣自復無所謂補藥也黃農仲景之書豈有補益之方哉間有別載他書者皆託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養性補益等各立一門遂開後世補養服食之法以後醫家凡屬體虛病後之人必立補方以為調理善後之計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為主無非參朮地黃桂附鹿茸之類託名秘方異傳其氣體合宜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痹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至體虛病後補藥之方自當因人而施視藏府之所偏而損益之其藥亦不外陰陽氣血擇和平之藥數十種相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問其陰陽藏府何者專重而已況膏丸合就必經月經時而後服完若必每日視脈察色而後服藥則必須一日換一丸方矣故凡服補藥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說過為艱難慎重取貴僻之藥以為可以却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輕藥愈病論

古諺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說自宋以前已有之蓋因醫道失傳治人多誤病者又不能辨醫之高下故不服藥雖不能愈病亦不至為藥所殺況病苟非死症外感漸退內傷漸復亦能自愈故云中醫此過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難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誠不必服藥若難愈及不愈之疾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則莫若擇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小誤亦無害對病有奇功此則不止于中醫矣如偶感風寒則用蔥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等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其藥似

平常而竟有大誤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以生薑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薑熱性之藥至寒氣相鬬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椀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雖極淺之藥而亦有深義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擇藥性之最輕淡者隨症飲之則服藥而無服藥之誤不服藥而有服藥之功亦養生者所當深考也

腹內癰論

古之醫者無分內外又學有根柢故能無病不識後世內外科既分則顯然為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一說各擬一方歷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確知非己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癰有數症有肺癰有肝癰有胃脘癰有小腸癰有大腸癰有膀胱癰惟肺癰咳吐腥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為痞結或以為瘀血或以為寒痰或以為食積醫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金匱云諸脈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淅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內癰真諦也又云腸癰之為病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若肝癰則脇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癰與大腸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癰則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際着皮即痛小便亦艱而痛胃脘癰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

尤痛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脾之症不待癰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臥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癰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膿潰自傷其生也

圍藥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當圍藥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頂不高蓋人之一身豈能無七情六慾之伏火風寒暑溼之留邪食飲痰涎之積毒身無所病皆散處退藏氣血一聚而成癰腫則諸邪四面皆會惟圍藥能截之使不併合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膚勢必四布為害惟圍藥能束之使不散漫則氣聚而外洩矣如此則形小頂高易膿易潰矣故外治中之圍藥較之他藥為特重不但初起為然即成膿收口始終賴之一日不可缺若世醫之圍藥不過三黃散之類每試不效所以昔云圍藥無用如有既破之後而仍用圍藥者則羣然笑之故極輕之毒往往至于散起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圍藥之故也至于圍藥之方亦甚廣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為主而寒熱攻提和平猛厲則當隨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輕議圍藥之非妄望其術之能工也

難經論

難經非經也以經文之難解者設為問難以明之故曰難經言以經文為難而釋之也是書之旨蓋欲推本經旨發揮至道剖晰疑義垂示後學真讀內經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盡善者其問答之詞有即引經文以釋之者經文本自明顯引之或反遺其要以至經語反晦或則無所發明或則與兩經相背或則以此誤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機杼發揮妙道未嘗見於內經而實能顯內經之奧義補內經之所未發此蓋別有師承足與內經並垂千古不知創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書而越人引以為証乎自隋唐以來其書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無能駁正之者蓋業醫之輩讀難經而識其大義已為醫道中傑出

之流安能更深考內經求其異同得失乎古今流傳之載籍凡有舛誤後人無敢議者比比然也獨難經乎哉餘詳余所著難經經釋中

傷寒論論

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敘所述乃為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知此書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厲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為可信何則叔和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以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症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症雜于陰經之中以為宜改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

金匱論

金匱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略處頗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其論病皆本於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於神農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遊移參錯之處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真乃醫方之經也

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其為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真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匱並列也

脈經論

王叔和著脈經分門別類條分縷晰其原亦本內經而漢以後之說一無所遺其中旨趣亦不能畫一使人有所執持然其匯集羣言使後世有所考見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脈之為道不過驗其血氣之盛衰寒熱及邪氣之流在何經何藏與所現之症參觀互考以究其生尅順逆之理而後吉凶可憑所以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論脈其立論反若甚疏而應驗如神若執脈經之說以為某病當見某脈某脈當得某病雖內經亦間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瑣也試而不驗於是或咎脈之不準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藥之不對症而不知皆非也蓋病有與脈相合者有與脈不相合者兼有與脈相反者同一脈也見于此症為宜見於彼症為不宜同一症也見某脈為宜見某脈為不宜一病可見數十脈一脈可現數百症變動不拘若泥定一說則從脈而症不合從症而脈又不合反令人徬徨無所適從所以古今論脈之家彼此互異是非各別人持一論得失相半總由不知變通之精義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讀脈經者知古來談脈之詳密如此因以考其異同辨其得失審其真偽窮其變通則自有心得若欲泥脈以治病必至全無把握學者必當先參于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說而貫通之則胸中先有定見後人之論皆足以廣我之見聞而識力愈真此讀脈經之法也

千金方外臺論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藏府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減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於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

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雜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方不無兼取後世偏雜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雜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耑在于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藥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至唐王燾所集外臺一書則纂集自漢以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但其人本非耑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為指歸乃醫方之類書也然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讀之者苟胸中無成竹則眾說紛紜羣方淆雜反茫然失其所據故讀千金外臺者必精通於內經仲景本草等書胸中先有成見而後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可資我博採之益否則反亂人意而無所適從嗟乎千金外臺且然況後世偏駁雜亂之書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無稽杜撰之邪書尤不足道矣

活人書論

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為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並有一症而治法迥別者則讀者茫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後學之津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無一字混入己意豈非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開來者乎後世之述傷寒論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刪改移易不明不貫至近代前條辨尚論編等書又復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辨駁總由分症不清欲其強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之錯綜反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

衆說紛紜致古人之書愈講而愈晦也

太素脈論

診脈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太素脈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智愚善惡纖悉皆備夫脈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者為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為夭之徵清而有神為智之徵濁而無神為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知窮通則與脈何與然或得壽之脈而其人或不僅于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脈而其人愛護調攝得以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清明者即壽夭智愚亦不能皆驗況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别有他術以推測而倖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于脈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婦科論

婦人之疾與男子無異惟經期胎產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經帶胎產之血易於凝滯故較之男子為多故古人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于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明衝任之脈衝脈起于氣街（在毛際兩旁）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起于中極之下（臍旁四寸）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于衝任之故則本原洞悉而後其所生之病千條萬緒以可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則每症必有傳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涼產後宜溫等論夫胎前宜涼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結為蘊熱乃反用薑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觀仲景先生於產後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藥治之無

不神效或云產後瘀血得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仁承氣湯非寒散而何未聞此湯能凝血也蓋產後瘀血熱結為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即死輕者成堅痞褥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則宜用溫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於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

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於臟腑骨脈而發于天時所謂本于臟腑骨脈者凡人受生之初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于臟腑骨脈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沴戾日積與人身之臟腑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于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術也奈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夏之際氣為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即不靨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蟲全蝎等毒藥為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為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之靈也故痘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託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於是羣以為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多也

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溫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發成十分而後毒不陷種痘之發五分以上即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靨并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種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於種出危險之症或生癰毒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則尤為十全矣

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產數端耳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與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餘諸症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至于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煖即太飽而其尤害者則在于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為物得熱則堅韌如棉絮況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填積胃口化為頑痰痰火相結諸脈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嘱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羣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況兒虛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者詬罵其

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合節耶。況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瘍科論

瘍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傳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後施治。皆有成法。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然後無誤。其升降圍點。去腐生肌。呼膿止血。膏塗洗熨等方。皆必純正和平。屢試屢驗者。乃能應手而愈。至于內服之方。護心托毒。化膿長肉。亦有真傳。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強弱陰陽。而為加減。此則必通于內科之理。全在學問根柢。然又與內科不同。蓋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為主。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為尤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藏府。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于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為外科者。不能兼。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為之定方。而為外科者參議于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外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眾。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則惟記煎方數首。合膏圍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絡藏府。氣血骨脈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一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奇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內科為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論

祝由之法內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內著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見功蓋岐伯之時已然況後世哉存而不論可也

獸醫論

禽獸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風寒飲食者多故治法較之人為稍易夫禽獸之藏府經絡雖與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氣不甚相遠故其用藥亦與人大略相同但其氣粗血濁其所飲食非人之飲食則藥亦當別有主治不得盡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馬之食則當用消草之藥犬豕之食則當用消糠豆之藥是也又有專屬之品如貓宜烏藥馬宜黃藥之類而其病亦一獸有一獸獨患之病此則另有專方主治餘則與人大段相同但必劑大而力厚之方取效為易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同變化多端亦必隨症加減此理亦廣博深奧與治人之術不相上下今則醫人之醫尚絕傳況獸醫乎

四大家論

醫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說指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為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猶儒宗之孔子河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絕倒如扁鵲倉公王叔和孫思邈輩則實有師承各操絕技然亦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亦斷斷不可與孔子並列況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劉則尚崇內經而實不能得其精義朱

則平易淺近未覩本原至于東垣執耑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之于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為所惑也更可駭者以仲景有傷寒論一書則以為耑明傷寒金匱要畧則以為不可依以治病其說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輕三子也蓋此說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而不深求仲景之學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從此日衰而天下萬世夭札載途其害不少故當亟正之也

醫家論

醫之高下不齊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于殺人更加以詐偽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眾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偽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偽說彼病以示奇如冬月傷寒强加香薷于傷寒方內而愈以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强加乾姜于涼藥之內而愈以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乾姜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于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鎗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絕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圖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為私欲所汨沒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于害人況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眾而利亦隨之若專于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醫學淵源論

醫家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于神農則又在黃帝之前矣可知醫之起起于藥也

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藏府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備。然其書講人身藏府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針灸雜法為多。而製方尚少。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扁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雜病傷寒。專以方藥為治。遂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黃帝之精義。皆從古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為重。其于天地陰陽經絡藏府之道。及針灸雜術。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內經之學。凡論病必先敘經文。而後採取諸家之說。繼乃附以治法。似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于仲景制方之義。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說非影響即支雜。各任其偏。而不歸于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為甚。惟以溫燥脾胃為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盜竊虛名。故其教至今不絕。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之學。變而為腐爛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農黃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藏府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內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總由于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專以此求衣食。故祇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于此也。

考試醫學論

醫為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于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陞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

意未嘗異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為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剿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為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絕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其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疏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衆治效神妙者候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為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藏府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為兒戲乎

醫非人人可學論

今之學醫者皆無聊之甚習此業以為衣食之計耳孰知醫之為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祕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奥搜羅廣遠非淵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凡病之情傳變在于頃刻真偽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計藏府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竟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又內經以後支分派別人自為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為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事事相反以

通儒畢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無文理之人欲頃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衰而枉死者徧天下也

名醫不可為論

為醫固難而為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甚高敦請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屬輕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為危然後求之夫病勢而人人以為危則真危矣又其病必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為名醫者豈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醫之束手亦何以異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則當之者難為情矣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此症萬死之中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于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為是非既含我之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虛而餘邪尚伏善後之圖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于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咎于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也知其難則醫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觀之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人之名此必其人別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

邪說陷溺論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于情有至理驗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于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為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痾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

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雜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以大劑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于是罪及仲景以為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謂無稽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血之病屬實邪有瘀者誠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脫空竭非止不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餓不死之傷寒噤不死之痢疾夫傷寒論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況邪方退非扶其胃氣則病變必多宿食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不可過用耳執餓不死之說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為噤不殺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尚強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執噤不殺之說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說而謬解之者亦足為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為邪說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說之人也

涉獵醫書誤人論

人之死誤于醫家者十之三誤于病家者十之三誤于旁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三蓋醫之為道乃通天徹地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矣間或偶然倖中自以為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為病自不治非我之過于是終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則有故焉蓋病家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甚重自然聽信誰知彼乃偶然繙閱及道聽塗說之談彼亦未嘗審度從我

之說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從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為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倍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下於是深加佩服彼以為某乃名醫尚不如我遂肆然為人治病愈則為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人不可勝數嗟乎古之為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獵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誤他人繼誤骨肉終則自誤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家論

天下之病誤於醫家者固多誤於病家者尤多醫家而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為目聞人譽某醫即信為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而其人又叨任不辭希圖酬謝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闊論欺騙愚人遂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强延請其誤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閱醫書自以為醫書頗通每見立方必妄生議論私改藥味善則歸己過則歸人或各薦一醫互相毀謗遂成黨援甚者各立門戶如不從己反幸災樂禍以期必勝不顧病者之死生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鋒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危篤反咎前人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桂枝暮當承氣又有純虛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黃大實之人其症反宜用參朮病家不知以為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

誤九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況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從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酬謝可略。扁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勞逸。喜怒語言。不時不節。難以枚舉。小病無害。若大病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則為病家者。當何如。在謹擇名醫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擇賢相而專任之。其理一也。然則擇賢之法若何。曰必擇其人品端方。心術純正。又復詢其學有根柢。術有淵源。歷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後延請施治。然醫各有所長。或今所患。非其所長。則又有誤。必細聽其所論。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藥必能命中。然後託之。所謂命中者。其立方之時。先論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藥之後。如何效驗。或云必得幾劑而後有效。其言無一不驗。此所謂命中也。如此試醫。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有報應。乃今之為名醫者。既無學問。又無師授。兼以心術不正。欺世盜名。害人無算。宜有天罰以彰其罪。然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我殆甚不解焉。以後日與病者相周旋。而後知人之誤藥而死。半由於天命。半由於病家。醫者不過依違順命。以成其死。並非造謀之人。故殺人之罪。醫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則于醫之良者。彼偏不信。醫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補益者。以為良醫。言攻散者。以為庸醫。言溫熱者。以為有益。言清涼者。以為傷生。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而醫者欲其術之行。勢必曲從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順。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醫者不任其咎。病家亦自作主張。隱諱其非。不復咎及醫人。故醫者之

曲從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旣死之後聞者亦相傳以爲某人之病因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爲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復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醫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醫而傷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天下皆壽考之人而命無權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壽而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輕命本當死而病淺不能令其死則命又無權於是天生此等之醫分布於天下凡當死者必得微疾醫者必能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於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罰不但無罪且有微功故無報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詐賣弄聰明造揑假藥以欺嚇人而取其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之人不同其禍無不立至我見亦多矣願天下之人細思之真鑿鑿可徵非狂談也

醫學源流論卷下終

